

这个学期，我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授《高级新闻评论》课。学期接近尾声，正在考虑最后讲点什么作为结束，助教意外地给我开出一份古文篇目，说是同学们希望再给“补充点营养”。我接过一看，感到非常意外：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
陆机《文赋》；
王勃《滕王阁序》；
柳河东《封建论》；
苏轼前后《赤壁赋》；
方苞《狱中杂记》；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当时我很奇怪：学生怎么会对此样深奥难懂的古文产生兴趣？特别是《文心雕龙》和《文赋》。助教回答：“老师您不是常说，光吃浓缩‘维生素丸’，不吃五谷杂粮、蔬菜鱼肉，会得营养不良症；就新闻讲新闻，就新闻学新闻，必然成就有限吗？”

我听了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学生居然认同我的想法，忧的是像《文心雕龙》《文赋》这样比较深奥的古文，我还是五十多年前读的，能讲好吗？万一学生听得打瞌睡，岂不大煞风景？

但是，话已收不回来，只好先把尘封已久的《文心雕龙》和有关参考书找出来，闭门备了两天课，勉力上阵。没有想到，磕磕绊绊地讲了三节课，竟然还博得一阵掌声。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竟然能对《文心雕龙》等古典作品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字：他们太“渴”了！

设身处地替同学们想想，他们确实是太“渴”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们才读过多少古今中外的名篇名著？特别是中国的经典名篇，翻来覆去，留在记忆中的恐怕只有《岳阳楼记》《捕蛇者说》《师说》等那有数的几篇文章。在把一切名著当作“糟粕”来批判的年代，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现在，时代不同了，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学生不再满足于“老几篇”，渴望从浩瀚无涯的学海中获取更丰富的营养，来充实自己，

强壮自己，就不仅是个人的需求，而且是时代的必然。
从我五十多年的新闻生涯中，我深感丰厚的学养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文化的缺失，是当前媒体浮躁之风的重要根源之一。不了解真正的精华，自然安于平庸，安于肤浅，安于不足。当了记者，何以做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意授于思，言授于意”？

好到现在这一代青年学子，开始从文化的断层中觉醒。这几年在清华任教，有几件事情使我感触良多：

一件是一位同学，连续两个暑假没有回家，在宿舍里通读完了《史记》和《资治通鉴》；

一件是一位同学给我写信：“请老师多给我们一些文史知识吧！四年的大学生活，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郁郁葱葱的校园和令人羡慕的学习条件……”
一件是一位同学在作业上写道：“请老师不要低估年轻一代的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

而这一次直截了当地给我开出书目，要求讲一点《文心雕龙》，则更使我震撼……

他们为何想读《文心雕龙》？

范敬宜

敬宜笔记



黄甦的美国西部印象

夏青根

近几年来，旅美艺术家黄甦对美国西部的人文和风光摄影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他在上海《旅游天地》杂志开辟专栏《看见美利坚》，受到读者好评。我曾经毫不怀疑地认为，我们普通人对于美国的了解，一定胜过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我渐渐地明白了，我们中国人对美国了解也超过了普通美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这不正是因为有黄甦这样的人在美国西部路途孜孜不倦的行摄之人，他从美国他住过帐篷，食

发回他的讯息和报道吗。他的触角涉及到美国西部最隐秘、最不为人知的角落，都描绘得生动准确，而且连西部最初的历史、文化直至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传奇故事都能介绍得那么生动准确丝丝入扣。

在黄甦的眼里，美国西部是一个充满生机和传奇的地方，他想告诉人们的是一个鲜活的美西部，这里的城市和乡村，这里的现代和蛮荒，这里的沙漠和海滩，这里的国家公园和都会市场。从好莱坞到麦当劳，从富豪传奇到赌城赌事，从玫瑰花车到疯狂派对，从移民风俗到节庆趣闻，每一处场景和每一个历史文化片段都被黄甦赋予了生动浓烈的气息。

为了拍摄美国西部，这几年中黄甦完全把自己作为一个漂泊

精致拱门 (摄影)

黄甦



夜宿北京戒台寺

杨逸明

书生潇洒入八方来，醉墨狂吟卧戒台。健笔可随松活动，闲身且让佛安排。

花摇鬓影惊谁梦？风啸心声畅我怀。满寺苍龙腾欲起，细看蟠曲尽雄才！

注：寺内有活动松、卧龙松、九龙松、自在松、抱塔松等名松，有200年以上花龄的牡丹19株。

1927年11月，著名报人戈公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报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专著。此书一出，拓宽了新闻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奠定了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位。多年来，此书曾屡次重印，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报学史》最受人推崇的特点之一是材料的丰富和详实，而这些材料的得来无一不凝聚着戈公振多年的劳动和心血。为了觅得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他频频出入沪上各家图书

虽然上海和曼谷只有一个小时时差，但到泰国第一天我还是很早就醒了。听人说泰国是黄袍佛国，果然出酒店走没多远就见一座寺庙，曙光染红了高耸的黄金尖顶，风铃声在寂静的空气中回响。有个小和尚从庙中出来，肩背褡裢，手托铜钵，踏着庄严的步伐走向远处。泰国父母在男孩成年前必须把他送去寺庙当一次和尚，佛教信仰从小潜移默化，为他将来的生活、思维方式画好了框框。

泰国称“微笑国度”，每次抵达曼谷，都见空姐站在机舱门口，双手合十、满脸笑容地对每一位旅客说“沙瓦地卡”。最初我以为这是做给别人看的，与他们接触多了才感到，这实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泰国人很少动怒，但我见过一次。曼谷有座卧佛寺，供有一座高1.5米，长4.6米的青铜卧佛。我们进大殿时有两个中国姑娘正照相，听口音来自东北。庙堂狭窄，光线晦暗，一个姑娘嫌深色服装效果不好，见偏房没人就进去换衣服。谁知刚巧一位僧人回来，知道姑娘在他屋里换衣服，不由得大为光火。姑娘们不知所措，也许为了表达歉意，朝僧人手里塞了一些香火钱，就匆匆走了。

坐世佛心

不料那僧人火气更大，我赶紧叫来一个会说汉语的当地导游，才知道在泰国女人是不准进僧人房间的，更不用说换衣服；也不能直接递东西给僧人，如果不得已，应该把东西放桌上或地上。不经意间姑娘们犯了两个禁忌，难怪僧人很生气。我请导游转告僧人，中国姑娘因不懂泰国习俗犯了错，请他慈悲为怀，能予宽容。那僧人的脸色渐趋平缓，慢慢说了声“麦碰瑞”。导游说没事了，这句话意思是没关系，说明他已经把刚才发生的一切淡然置之。佛教讲意和同悦，如一天到晚生烦恼，佛心就会被遮盖。普通泰国人也很大观，有一次客商倪先生接我去谈业务，正赶上曼谷车行高峰时间。汽车如蜗牛爬行，一路长龙，望不见头尾。只见四周被堵的司机有的看报纸、翻杂志，有的听音乐、吃水果，个个怡然自得，绝无心急按喇叭的。据说，曼谷上班族每天要花四小时在路上。

泰国人把金钱财富看得相对较淡。商人十分注重和气生财，在他们看来商场上与其费尽心机、你争我夺，还不如把利益分些给对手，以求得皆大欢喜。有一回在曼谷水上市场，许多小船将我们团团围住，划船的妇女用手比划着推销各色热带水果，因不懂行情我们杀半还价，看得出她们有些为难，但最后还是按我们出的价钱成交，上岸后才发现这个价竟比地摊价还

便宜。曼谷唐人街有座金佛寺，庙不大，香火很旺，庙中有个会说汉语的小沙弥。我们对小沙弥说，他能终日与一尊高3米、重5.5吨的纯金佛像为伴，算得上是一个很富足的和尚。小沙弥听了连声说罪过，他说自己除了袈裟、化缘铜钵和必需的生活用品，实在是身无长物。出家人过的是禁欲生活，连饭一天也只吃两顿，第一餐在清晨，第二餐在午前，太阳偏西后绝对不吃东西。小沙弥的家在曼谷北边中央平原，他父亲很满足有一份祖上传下来的田产，每年收成除了养家糊口还略有盈余。泰国阡陌纵横的稻田几百年来一直哺育着当地农民，这种生活不会大富大贵，然而他们却知足



夏日藤间 (中国画)

朱白云

常乐。泰国一贯倡导简单、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在发展经济时追求适度、理性、自我免疫，以避免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大多数泰国人性格平和稳重，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曼谷以北85公里处有个古朝遗址叫艾尤塔雅，当年这里宫殿、寺庙、佛塔绵延数里，后被入侵的缅甸军队焚毁。我们到遗址已是傍晚了，在如血的残阳中凭吊已成断垣残壁的佛堂和成排无头佛像，更显一分凄凉。有个落下的佛头和菩提树根融为一体，头上长出了青草，但佛的神态依然安详。由此想到，佛教对泰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5月17日“夜光杯”《怎一个愁字了得》，专谈李清照的愁词。文中曰：“心怀愁绪的诗人，在夜间更感觉孤独无助，且读她的《如梦令》，这是一个孤苦诗人的自画像：‘谁伴明窗独坐？我共影儿两个。灯尽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

其中引词有两错。一是小错，“灯尽”应为“灯烬”。“烬”，火灰，此处作动词用，“灯烬”即“灯灭”。灯灭了，要睡觉了，影子自然躲开。二是大错，此首《如梦令》作者被张冠李戴，词其实并非李清照之作。如今收集李清照作品最全的徐培均先生《李清照集笺注》再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无论是正文、补遗，还是“存疑辨证”，都无此词。《全宋词》李清照词也无此词。（李清照今仅存2首《如梦令》，一为“昨夜雨疏风骤”，二为“常记溪亭日暮”，皆是脍炙人口的小令。）

此首《如梦令》非李清照作
王英志

此词被误作李清照作品，始见于明代钱允治所编的《类选笺释草堂诗余》卷上“小令”类，题名《闺怨》。但后来已被纠正，影响甚大的四库全书本词选《花草粹编》已经“物归原主”——向丰之。

向丰之，名向高，字丰之，开封人，据清康熙《菏泽县志》卷四，宋高宗绍兴年间，曾任萍乡（今属江西）知县。有《乐斋词》。其词有《如梦令》8首，被误为李清照作的“谁伴明窗独坐”，是其中的第7首。

此词之被误作李清照作，也有其原因，除了词旨写闺怨与李的身份接近外，语言口语化，于平淡中见新奇也是原因。但古代填词“男子而作闺音”是普遍现象，此词就是代替女子抒写闺怨。另外，细读此词，终觉缺乏李清照《词论》中所倡导的典雅之致。

的来往信件，更是独一无二的孤品，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上海图书馆非常重视戈公振的这批藏书，辟了专室收藏，定期有人打扫，对专家学者则约期阅览开放。几十年来，这批珍贵的文献在上图不但安然无恙，而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新闻史》等学术专著，有不少章节就是借鉴了戈氏藏书才写成的。1990年12月，在戈公振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中，著名学者、翻译家戈宝权专程到沪，他对这批藏书能在新时期继续发挥作用感到欣慰。

明日请看《藏书楼里话“几何”》。
徐家汇藏书楼拾萃

戈公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报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专著。此书一出，拓宽了新闻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奠定了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位。多年来，此书曾屡次重印，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7年11月，著名报人戈公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报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专著。此书一出，拓宽了新闻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奠定了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位。多年来，此书曾屡次重印，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报人戈公振和藏书楼的情缘

张伟

报人戈公振因劳累过度，染病不治，逝世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年仅45岁。当时各大报纸都作了报道，新闻界同声惋惜。戈公振逝世以后，他的丰富而又特色的藏书一直为人们所注意。1955年，考虑到戈公振在

的早期报刊。这些珍罕的资料使戈公振得益匪浅，也大大丰富了《中国报学史》一书的内容，戈公振日后曾多次对侄儿戈宝权提起过徐宗泽和藏书楼对他著书提供的帮助。

1935年10月22日，一代



夜光杯